

元史卷一

本紀第一

太祖

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，諱鐵木真，姓奇渥溫氏，蒙古部人。

其十世祖孛端叉兒，母曰阿蘭果火，嫁脫奔咩哩健，生二子，長曰博塞葛答黑，次曰博合親撒里直。旣而夫亡，阿蘭寡居，夜寢帳中，夢白光自天窗中入，化爲金色神人，來趨臥榻。阿蘭驚覺，遂有娠，產一子，卽孛端叉兒也。孛端叉兒狀貌奇異，沉默寡言，家人謂之癡。獨阿蘭語人曰：「此兒非癡，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。」阿蘭沒，諸兄分家貲不及之。孛端叉兒曰：「貧賤富貴，命也，貲財何足道。」獨乘青白馬，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。食飲無所得，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，孛端叉兒以緡設機取之，鷹卽馴狎。乃臂鷹獵兔禽以爲饌，或闕卽繼，似有天相之。居數月，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，〔孛端叉兒結茅

與之居，出入相資，自此生理稍足。一日，仲兄忽思之，曰：「李端又兒獨出而無齎，近者得無凍餒乎？」卽自來訪，邀與俱歸。李端又兒中路謂其兄曰：「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，若臨之以兵，可服也。」兄以爲然。至家，卽選壯士，令李端又兒帥之前行，果盡降之。

李端又兒歿，子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嗣，生子曰咩然篤敦。咩然篤敦妻曰莫挈倫，生七子而寡。莫挈倫性剛急。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爲食，莫挈倫乘車出，適見之，怒曰：「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，群兒輒敢壞之邪。」驅車徑出，輾傷諸兒，有至死者。押刺伊而忿怨，盡驅莫挈倫馬羣以去。莫挈倫諸子聞之，不及被甲，往追之。莫挈倫私憂曰：「吾兒不甲以往，恐不能勝敵。」令子婦載甲赴之，已無及矣。旣而果爲所敗，六子皆死。押刺伊而乘勝殺莫挈倫，滅其家。唯一長孫海都尙幼，乳母匿諸積木中，得免。先是，莫挈倫第七子納眞，於八刺忽民家爲贅壻，故不及難。聞其家被禍，來視之，見病軀十數與海都尙在，其計無所出。幸驅馬時，兄之黃馬三次掣套竿逸歸，納眞至是得乘之。乃僞爲牧馬者，詣押刺伊而。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，臂鷹而獵。納眞識其鷹，曰：「此吾兄所擊者也。」趨前給其少者曰：「有赤馬引羣馬而東，汝見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少者乃問曰：「爾所經過有鳬雁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汝可爲吾前導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遂同行。轉一河隈，度後騎相去稍遠，刺殺之。繫馬與鷹，趨迎後騎，紿之如初。後騎問曰：「前射鳬雁者吾子也，何爲久臥不起耶？」

納眞以鼻衄對。騎者方怒，納眞乘隙刺殺之。復前行至一山下，有馬數百，牧者唯童子數人，方擊髀石爲戲。納眞熟視之，亦兄家物也。給問童子，亦如之。於是登山四顧，悄無來人，盡殺童子，驅馬臂鷹而還，取海都并病嫗，歸八剌忽之地止焉。海都稍長，納眞率八剌忽怯谷諸民，共立爲君。海都旣立，以兵攻押刺伊而，臣屬之，形勢浸大。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，跨河爲梁，以便往來。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衆。

海都歿，子拜姓忽兒嗣。拜姓忽兒歿，子敦必乃嗣。敦必乃歿，子葛不律寒嗣。葛不律寒歿，子八哩丹嗣。八哩丹歿，子也速該嗣，并吞諸部落，勢愈盛大。也速該崩，至元三年十月，追諡烈祖神元皇帝。

初，烈祖征塔塔兒部，獲其部長鐵木眞。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異之，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，志武功也。

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，後因塔兒不台用事，遂生嫌隙，絕不與通。及烈祖崩，帝方幼冲，部衆多歸泰赤烏。近侍有脫端火兒眞者亦將叛，帝自泣留之。脫端曰：「深池已乾矣，堅石已碎矣，留復何爲！」竟帥衆馳去。宣懿太后怒其弱已也，麾旗將兵，躬自追叛者，驅其大半而還。

時帝麾下擲只別居薩里河。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，時欲相侵凌，掠

薩里河牧馬以去。撈只麾左右匿羣馬中，射殺之。札木合以爲怨，遂與泰赤烏諸部合謀，以衆三萬來戰。帝時駐軍答闌版朱思之野，聞變，大集諸部兵，分十有三翼以俟。已而札木合至，帝與大戰，破走之。

當是時，諸部之中，唯泰赤烏地廣民衆，號爲最強。其族照烈部，與帝所居相近。帝嘗出獵，偶與照烈獵騎相屬，帝謂之曰：「今夕可同宿乎？」照烈曰：「同宿固所願，但從者四百，因糗糧不具，已遣半還矣，今將奈何？」帝固邀與宿，凡其留者，悉飲食之。明日再合圍，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，照烈得多獲以歸。其衆感之，私相語曰：「泰赤烏與我雖兄弟，常攘我車馬，奪我飲食，無人君之度。有人君之度者，其惟鐵木真太子乎？」照烈之長玉律，時爲泰赤烏所虐，不能堪，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，將殺泰赤烏以自效。帝曰：「我方熟寐，幸汝覺我，自今車轍人跡之塗，當盡奪以與汝矣。」已而二人不能踐其言，復叛去。塔海答魯至中路，爲泰赤烏部人所殺，照烈部遂亡。

時帝功德日盛，泰赤烏諸部多苦其主非法，見帝寬仁，時賜人以裘馬，心悅之。若赤老溫、若哲別、若失力哥也不干諸人，若朵郎吉、若札刺兒、若忙兀諸部，皆慕義來降。

帝會諸族薛徹、大丑（及薛徹別吉）等，各以旄車載酒醑，宴于幹難河上。帝與諸族及薛徹別吉之母忽兒真之前，共置馬漚一革囊；薛徹別吉次母野別該之前，獨置一革囊。

忽兒眞怒曰：「今不尊我，而貴野別該乎？」疑帝之主饋者失丘兒所爲，遂笞之。於是頗有隙。時皇帝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，乞列思，華言禁外繫馬所也。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。播里從者因盜去馬勒，別里古台執之。播里怒斫別里古台，傷其背。左右欲鬪，別里古台止之，曰：「汝等欲卽復讎乎？我傷幸未甚，姑待之。」不聽，各持馬乳橇疾鬪，奪忽兒眞、火里眞二哈敦以歸。薛徹別吉遣使請和，因令二哈敦還。會塔塔兒部長蔑兀眞笑里徒背金約，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。帝聞之，發近兵自幹難河迎擊，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。候六日不至，帝自與戰，殺蔑兀眞笑里徒，盡虜其輜重。

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，帝欲討之，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。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，殺其十人，去五十人衣而歸之。帝怒曰：「薛徹別吉曩笞我失丘兒，斫傷我別里古台，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！」因帥兵踰沙磧攻之，殺虜其部衆，唯薛徹、大丑僅以妻孥免。越數月，帝復伐薛徹、大丑，追至帖烈徒之隘，滅之。

克烈部札阿紺孛者，部長汪罕之弟也。汪罕名脫里，受金封爵爲王，番言音重，故稱王爲汪罕。

初，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既卒，汪罕嗣位，多殺戮昆弟。其叔父菊兒〔罕〕帥兵與汪罕戰，〔罕〕逼於哈刺溫隘敗之，僅以百餘騎脫走，奔于烈祖。烈祖親將兵逐菊兒〔罕〕，走西

夏，復奪部衆歸汪罕。汪罕德之，遂相與盟，稱爲按答。按答，華言交物之友也。烈祖崩，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，怨汪罕多殺之故，復叛歸乃蠻部。乃蠻部長亦難赤爲發兵伐汪罕，盡奪其部衆與之。汪罕走河西、回鶻、回回三國，奔契丹。既而復叛歸，中道糧絕，捋羊乳爲飲，刺羴駝血爲食，困乏之甚。帝以其與烈祖交好，遣近侍往招之。帝親迎撫勞，安置軍中振給之。遂會于土兀刺河上，尊汪罕爲父。

未幾，帝伐蔑里乞部，與其部長脫脫戰于莫那察山，遂掠其資財、田禾，以遺汪罕。汪罕因此部衆稍集。

居亡何，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，不告於帝，獨率兵復攻蔑里乞部。部人敗走，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。汪罕大掠而還，於帝一無所遺，帝不以屑意。

會乃蠻部長不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不服，〔七〕帝復與汪罕征之，至黑辛八石之野，遇其前鋒也的脫孛魯者，領百騎來戰，見軍勢漸逼，走據高山，其馬鞍轉墜，擒之。曾未幾何，帝復與乃蠻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，〔八〕會日暮，各還營壘，約明日戰。是夜，汪罕多燃火營中，示人不疑，潛移部衆於別所。及旦，帝始知之，因頗疑其有異志，退師薩里河。既而汪罕亦還至土兀刺河，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紺孛來會。曲薛吾等察知之，乘其不備，襲虜其部衆于道。亦刺合奔告汪罕，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將共追之，且遣使來曰：「乃蠻不道，掠我

人民，太子有四良將，能假我以雪耻乎？」帝頓釋前憾，遂遣博爾朮、木華黎、博羅渾、赤老溫四人，帥師以往。師未至，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，與之戰，大敗，卜魯忽縛成擒。流矢中亦刺合馬胯，幾爲所獲。須臾四將至，擊乃蠻走，盡奪所掠歸汪罕。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，拒鬪於忽蘭蓋側山，大敗之，盡殺其諸將族衆，積屍以爲京觀。乃蠻之勢遂弱。

時泰赤烏猶強，帝會汪罕於薩里河，與泰赤烏部長沆忽等大戰，斡難河上，敗走之，斬獲無算。

哈答斤部、散只兀部、朶魯班部、塔塔兒部、弘吉剌部聞乃蠻、泰赤烏敗，皆畏威不自安，會於阿雷泉，斬白馬爲誓，欲襲帝及汪罕。弘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，潛遣人告變。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，又大敗之。

汪罕遂分兵，自由〔怯〕綠憐河而行。〔怯〕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、燕火脫兒等曰：「我兄性行不常，既屠絕我昆弟，我輩又豈得獨全乎？」按敦阿述泄其言，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，解其縛，且謂燕火脫兒曰：「吾輩由西夏而來，道路饑困，其相誓之語，遽忘之乎？」因唾其面。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。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，至於不能堪。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奔乃蠻。

帝駐軍於徹徹兒山，起兵伐塔塔兒部。部長阿剌兀都兒等來逆戰，大敗之。

時弘吉剌部欲來附，哈撒兒不知其意，往掠之。於是弘吉剌歸札木合部，與朵魯班、亦乞刺思、哈答斤、火魯刺思、塔塔兒、散只兀諸部，會于鍵河，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，盟于禿律別兒河岸，爲誓曰：「凡我同盟，有洩此謀者，如岸之摧，如林之伐。」誓畢，共舉足蹋岸，揮刀斫林，驅士卒來侵。塔海哈時在衆中，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，抄吾兒偶往視之，具知其謀，卽還至帝所，悉以其謀告之。帝卽起兵，逆戰於海刺兒、帖尼火魯罕之地，破之。札木合脫走，弘吉剌部來降。

歲壬戌，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，伐按赤塔塔兒、察罕塔塔兒二部。先誓師曰：「苟破敵逐北，見棄遺物，慎無獲，俟軍事畢散之。」旣而果勝，族人按彈、火察兒、答力台三人背約，帝怒，盡奪其所獲，分之軍中。

初，脫脫敗走八兒忽真隘，旣而復出爲患，帝帥兵討走之。至是，又會乃蠻部不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約朵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諸部來侵。帝遣騎乘高四望，知乃蠻兵漸至，帝與汪罕移軍入塞。亦刺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，乃蠻軍衝之不動，遂還。亦刺合尋亦入塞。將戰，帝遷輜重於他所，與汪罕倚阿蘭塞爲壁，大戰于闕奕壇之野。乃蠻使神巫祭風雪，欲因其勢進攻。旣而反風，逆擊其陣。乃蠻軍不能戰，欲引還。雪滿溝澗，帝勒兵乘

之，乃蠻大敗。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，見其敗，即還。道經諸部之立己者，大縱掠而去。

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昏於汪罕女抄兒伯姬，汪罕之（子）孫禿撒合亦欲尙帝女火阿真伯姬，（二）俱不諧。自是頗有違言。初，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，約明日戰。札木合言於汪罕曰：「我於君是白翎雀，他人是鴻雁耳。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，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。」意謂帝心不可保也。汪罕聞之疑，遂移部衆於別所。及議昏不成，札木合復乘隙謂亦刺合曰：「太子雖言是汪罕之子，嘗通信於乃蠻，將不利於君父子。君若能加兵，我當從傍助君也。」亦刺合信之。會答力台、火察兒、按彈等叛歸亦刺合，亦說之曰：「我等願佐君討宜懿太后諸子也。」亦刺合大喜，遣使言於汪罕。汪罕曰：「札木合，巧言寡信人也，不足聽。」亦刺合力言之，使者往返者數四。汪罕曰：「吾身之存，實太子是賴。髭鬚已白，遺骸冀得安寢，汝乃喋喋不已耶？汝善自爲之，毋貽吾憂可也。」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。

歲癸（丑）〔亥〕，（二）汪罕父子謀欲害帝，乃遣使者來曰：「向者所議嫺事，今當相從，請來飲布渾察兒。」布渾察兒，華言許親酒也。帝以爲然，率十騎赴之。至中道，心有所疑，命一騎往謝，帝遂還。汪罕謀既不成，即議舉兵來侵。國人乞（力失）〔失力〕聞其事，（三）密與弟把帶

告帝。帝卽馳軍阿蘭塞，悉移輜重於他所，遣折里麥爲前鋒，俟汪罕至卽整兵出戰。先與朱力斤部遇，次與董哀部遇，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，皆敗之；最後與汪罕親兵遇，又敗之。亦刺合見勢急，突來衝陣，射之中頰，卽斂兵而退。怯里亦部人遂棄汪罕來降。

汪罕旣敗而歸，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，遣阿里海致責於汪罕曰：「君爲叔父菊兒〔罕〕所逐，困迫來歸，我父卽攻菊兒〔罕〕，敗之於河西，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。此大有功於君一也。君爲乃蠻所攻，西奔日沒處。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，我亟遣人召還。比至，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，我請我兄薛徹別及我弟大丑往殺之。此大有功於君二也。君困迫來歸時，我過哈丁里，歷掠諸部羊、馬、資財，盡以奉君，不半月間，令君饑者飽，瘠者肥。此大有功於君三也。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，大獲而還，未嘗以毫髮分我，我不以爲意。及君爲乃蠻所傾覆，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，重立爾國家。此大有功於君四也。我征朶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、弘吉刺五部，如海東鷲禽之於鵝雁，見無不獲，獲則必致於君。此大有功於君五也。是五者皆有明驗，君不報我則已，今乃易恩爲讐，而遽加兵於我哉。」汪罕聞之，語亦刺合曰：「我向者之言何如？吾兒宜識之。」亦刺合曰：「事勢至今日，必不可已，唯有竭力戰鬪。我勝則并彼，彼勝則并我耳。多言何爲。」

時帝諸族按彈、火察兒皆在汪罕左右。帝因遣阿里海誚責汪罕，就令告之曰：「昔者吾

國無主，以薛徹、太丑二人實我伯祖八刺哈之裔，欲立之。二人既已固辭，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辭。然事不可中輟，復以汝按彈爲我祖忽都刺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辭。於是汝等推戴吾爲之主，初豈我之本心哉，不自意相迫至於如此也。三河，祖宗肇基之地，毋爲他人所有。汝善事汪罕，汪罕性無常，遇我尙如此，況汝輩乎。我今去矣，我今去矣。」按彈等無一言。

帝既遣使於汪罕，遂進兵虜弘吉(利)〔刺〕別部溺兒斤以行。〔三〕至班朱尼河，河水方渾，帝飲之以誓衆。有亦乞烈部人李徒者，爲火魯刺部所敗，因遇帝，與之同盟。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，妻子爲汪罕所虜，挾幼子脫虎走，糧絕，探鳥卵爲食，來會于河上。時汪罕形勢盛強，帝微弱，勝敗未可知，衆頗危懼。凡與飲河水者，謂之飲渾水，言其會同艱難也。汪罕兵至，帝與戰于哈蘭真沙陀之地，汪罕大敗。其臣按彈、火察兒、札木合等謀弑汪罕，弗克，往奔乃蠻。答力台、把憐等部稽顙來降。

帝移軍幹難河源，謀攻汪罕，復遣二使往汪罕，僞爲哈撒兒之言曰：「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，我之妻孥又在王所，縱我欲往，將安所之耶？王儻棄我前愆，念我舊好，卽束手來歸矣。」汪罕信之，因遣人隨二使來，以皮囊盛血與之盟。及至，卽以二使爲向導，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，出其不意，襲汪罕，敗之。盡降克烈部衆。汪罕與亦刺合挺身遁去。

汪罕嘆曰：「我爲吾兒所誤，今日之禍悔將何及！」汪罕出走，路逢乃蠻部將，遂爲其所殺。亦刺哈走西夏，日剽掠以自資。旣而亦爲西夏所攻走，至龜茲國，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。

帝旣滅汪罕，大獵於帖麥該川，宣布號令，振凱而歸。時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，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曰：「吾聞東方有稱帝者。天無二日，民豈有二王邪？君能益吾右翼，吾將奪其弧矢也。」阿刺忽思卽以是謀報帝，居無何，舉部來歸。

歲甲子，帝大會於帖麥該川，議伐乃蠻。羣臣以方春馬瘦，宜俟秋高爲言。皇弟幹赤斤曰：「事所當爲，斷之在早，何可以馬瘦爲辭。」別里古台亦曰：「乃蠻欲奪我弧矢，是小我也，我輩義當同死。彼恃其國大而言誇，苟乘其不備而攻之，功當可成也。」帝悅，曰：「以此衆戰，何憂不勝。」遂進兵伐乃蠻。駐兵於建武該山，先遣虎必來、哲別二人爲前鋒。太陽罕至自按臺，營於沆海山，與蔑里乞部長脫脫、克烈部長阿憐太石、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，暨禿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諸部合，兵勢頗盛。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，太陽罕見之，與衆謀曰：「蒙古之馬瘦弱如此，今當誘其深入，然後戰而擒之。」其將火力速八赤對曰：「先王戰伐，勇進不回，馬尾人背，不使敵人見之。今爲此遷延之計，得非心中有所懼乎？苟懼之，何不令后妃來統軍也。」太陽罕怒，卽躍馬索戰。帝以哈撒兒主中軍。時

札木合從太陽罕來，見帝軍容整肅，謂左右曰：「乃蠻初舉兵，視蒙古軍若粘癩羔兒，意謂蹄皮亦不留。今吾觀其氣勢，殆非往時矣。」遂引所部兵遁去。是日，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，禽殺太陽罕。諸部軍一時皆潰，夜走絕險，墜崖死者不可勝計。明日，餘衆悉降。於是朵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四部亦來降。

已而復征蔑里乞部。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〔欲魯〕罕，其屬帶兒兀孫獻女迎降，俄復叛去。帝至泰寒寨，遣孛羅歡、沈白二人領右軍往平之。

歲乙丑，帝征西夏，拔力吉里寨，經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囊駝而還。

元年丙寅，帝大會諸王羣臣，建九游白旗，卽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。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。是歲實金泰和之六年也。

帝旣卽位，遂發兵復征乃蠻。時卜魯欲〔欲魯〕罕獵於兀魯塔山，擒之以歸。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。

帝始議伐金。初，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，帝欲復讐。會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，帝乃定議致討，然未敢輕動也。

二年丁卯秋，再征西夏，克幹羅孩城。

是歲，遣按彈、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。既而野牒亦納里部、阿里替也兒部，皆遣使來獻名鷹。

三年戊辰春，帝至自西夏。

夏，避暑龍庭。

冬，再征脫脫及屈出律罕。時幹亦刺部等遇我前鋒，不戰而降，因用爲向導。至也兒的石河，討蔑里乞部，滅之。脫脫中流矢死。屈出律奔契丹。

四年己巳春，畏吾兒國來歸。帝入河西。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，敗之，獲其副元帥高令公。克兀刺海城，俘其太傅西壁氏。進至克夷門，復敗夏師，獲其將嵬名令公。薄中興府，引河水灌之。堤決，水外潰，遂撤圍還。遣太傅訛答入中興，招諭夏主，夏主納女請和。

五年庚午春，金謀來伐，築烏沙堡。帝命遮別襲殺其衆，遂略地而東。

初，帝貢歲幣于金，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（靜）（淨）州。帝見允濟不爲禮。允濟歸，欲請兵攻之。會金主璟祖，允濟嗣位，有詔至國，傳言當拜受。帝問金使曰：「新君爲誰？」金使曰：「衛王也。」帝遽南面唾曰：「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，此等庸懦亦爲之耶，何以拜爲！」卽乘馬北去。金使還言，允濟益怒，欲俟帝再入貢，就進場害之。帝知之，遂與金絕，益嚴兵爲備。

六年辛未春，帝居怯綠連河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。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。

二月，帝自將南伐，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，取大水濛、豐利等縣。金復築烏沙堡。

秋七月，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，拔之。

八月，帝及金師戰于宣平之會河川，敗之。

九月，拔德興府，居庸關守將遁去。遮別遂入關，抵中都。

冬十月，襲金群牧監，驅其馬而還。耶律阿海降，入見帝于行在所。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分徇雲內、東勝、武、朔等州，下之。

是冬，駐蹕金之北境。劉伯林、夾谷長哥等來降。

七年壬申春正月，耶律留哥聚衆于隆安，自爲都元帥，遣使來附。帝破昌、桓、撫等州。金將紇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萬來援，帝與戰于獯兒背，大敗之。

秋，圍西京。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，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，盡殪。復攻西京，帝中流矢，遂撤圍。

九月，察罕克奉聖州。

冬十二月甲申，遮別攻東京不拔，卽引去，夜馳還，襲克之。

八年癸酉春，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，改元元統。

秋七月，克宣德府，遂攻德興府。皇子拖雷、駙馬赤駒先登，拔之。帝進至懷來。及金行省完顏綱、元帥高琪戰，敗之，追至北口。金兵保居庸，詔可忒、薄剌守之。遂趨涿鹿。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。帝出紫荆關，敗金師于五回嶺，拔涿、易二州。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，遮別遂取居庸，與可忒、薄剌會。

八月，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，迎豐王珣立之。

是秋，分兵三道：命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爲右軍，循太行而南，取保、遂、安肅、安、定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衛、輝、懷、孟、掠澤、潞、遼、沁、平陽、太原、吉、隰、拔汾、石、嵐、忻、代、武等州而還，皇弟哈撒兒及幹陳那顏、拙赤解、薄剌爲左軍，遵海而東，取薊州、平、灤、遼西諸郡而還，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，取雄、霸、莫、安、河間、滄、景、獻、深、祁、蠡、冀、恩、濮、開、滑、博、濟、泰安、濟南、濱、棣、益都、淄、濰、登、萊、沂等郡。復命木華黎攻密州，屠之。史天倪、蕭勃迭率衆來降，木華黎承制並以爲萬戶。帝至中都，三道兵還，合屯大口。是歲，河北郡縣盡拔，唯中都、通、順、眞定、清、沃、大名、東平、德、邳、海州十一城不下。

九年甲戌春三月，駐蹕中都北郊。諸將請乘勝破燕，帝不從。乃遣使諭金主曰：「汝山東、河北郡縣悉爲我有，汝所守惟燕京耳。天旣弱汝，我復迫汝於險，天其謂我何。我今還軍，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？」金主遂遣使求和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、童男女五百、馬三千以獻，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。

夏五月，金主遷汴，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，留守中都。

六月，金亂軍斡答等殺其主帥，率衆來降。詔三摸合、石抹明安與斡答等圍中都。帝